

# 第 一 章

## 绪 论

亚太是世界上地理范围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和多样性最鲜明的地区。亚太既古老又年轻，它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又是形成较晚的政治地理区域。亚太既前途光明又充满风险，它崛起的步伐不可阻挡，但崛起之路却布满现实的或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亚太是亚太各国共有的地区，是所有亚太人民的亚太。为亚太崛起铺设一条更为平坦的大道，符合亚太各国的利益。中国背靠欧亚大陆而拥抱太平洋，是亚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更离不开亚太。研究亚太安全战略，是时代赋予中国安全战略研究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 第一节 亚太的战略地位

亚太安全战略是亚太各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趋势，对于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要阐述亚太安全战略，首先必须对亚太地区的历史特点和战略地位，作初步的考察。

#### 一、亚太的概念

亚太概念是对亚太地区自然地理范围的概括，同时也是对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一般地理概念与地缘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有赖于伴随科技进步而来的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区内国家利益关系的紧密、区内和世界战略格局的嬗变等。

关于亚太的概念，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亚太包括亚洲和太平洋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以及北美、中美、南美的太平洋沿岸国家。在这一广袤的地域内共 75 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66% 以上，面积占地球的 45.6%，涉及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

第二种观点认为，亚太指的是亚洲东部和大洋洲诸国，一般不包括美洲各国和西亚各国。如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成员 就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所有国家和中亚 6 国 现在有 48 个国家和地区为正式成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成员 则包括东北亚(含原苏联)、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土耳其、中亚的阿富汗、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西萨摩亚和汤加 共 30 个国家。

第三种观点认为 亚太是指东经 100°到 180°(国际变更线)之间的区域。在这个跨度内 包括了西伯利亚地区(白令海峡虽在东经 180°以东，但一般也把它列入亚太范围之内)、中国、蒙古、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各国、南太平洋的一些托管岛屿、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由于美国的关岛和一些托管岛屿也在这个跨度之内，中途岛和夏威夷靠近国际日期变更线，所以美国也被称作亚太国家。

第四种观点认为，亚太主要涵盖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21 个成员国的地域范围 即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北美和南美太平洋沿岸的国家 但不含南亚、中亚和西亚。该组织成员多系亚太经济上有较强实力或较大发展的国家和地区，范围大体上以太平洋为中心 所以又有“太平洋区域共同体”、“环太平洋经济圈”或“太平洋经济区”之说。这一地区共有 30 多个国家，面积和人口分别占世界的 1/3 和 1/2 以上。

第五种观点认为，亚太仅限于亚洲和太平洋的结合部，可称之为“太平洋亚洲”、“小亚太”或“大东亚”。它是指亚洲太平洋东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 包括亚洲大陆东部和西太平洋的濒陆部分，甚至把南亚即印度半岛诸国也包括在内，但主要集中在 中国(含台港澳)、日本、朝鲜半岛、东盟各国这个范围内。这一地区的面积占世界面积的 1/10 弱 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3。<sup>①</sup>

亚太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流和太平洋两岸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演化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亚洲的掠夺和侵略中，把对亚洲东部的争夺同西太平洋上的制海权联系起来，形成了“远东太平洋”的概念。欧洲把靠近它的西亚称“近东”、“中东”把远离它的亚洲东部称“远东”把南太平洋称“远南”。显然 这些概念以西方为中心 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1921 年底至 1922 年初的华盛顿会议 美英法日四国签署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条约》，第一次用文件的形式划出了远东太平洋这个地区概念的范围。在此基础上，1925 年成立了“远东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有澳大利亚、

<sup>①</sup> 以上参见亚太经济研究所编：《亚太经贸事典》，1~2 页 北京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 杨冠群：《太平洋世纪之谜》，76 页 北京 对外贸易出版社，1994 中国军事未来研究汇编：《亚太的漩涡》，3~4 页 陈峰君：《亚太概念辨析》载《当代亚太》，1999(7)。

加拿大、中国、英国、日本、荷兰、新西兰、菲律宾、美国、苏联 10 国参加 这大概是远东地区最早出现的全区性国际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欧洲和亚太为两大主战场的 当时将亚太战场分称为‘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等 战区范围与现在所说的亚太地区大体一致。但此时亚太概念尚未完全形成，战后初期国际上流行的仍然是‘东亚’、‘大东亚’、‘远东’以及‘太平洋盆地’、‘环太平洋’、‘泛太平洋’等概念。受两极世界格局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说的‘太平洋地区’是不包括中国、苏联等国的。

70 年代初 由于东亚经济特别是日本“四小龙”的经济迅速增长 中国的逐步壮大及其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大洋洲国家在战后实行“脱欧入亚”政策，以及美国同东亚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国际上开始较多地使用亚太概念<sup>①</sup>。1974 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通过决议，把 1947 年成立的“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改名为“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80 年代中期 特别是 1989 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之后，各国开始普遍使用亚太概念。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从国际战略格局和亚太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很早就把亚洲和太平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就支持中国著名人士宋庆龄、郭沫若等联名邀请各国和平人士共同发起 于 1952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反对美国发动的侵朝战争。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此时提出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概念，是与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侵略战争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包括了拉丁美洲。周恩来曾强调指出 美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不仅是东南亚的人民、亚洲的人民反美情绪增加了，就连被美国控制的拉丁美洲人民的反美情绪也增加了，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sup>②</sup>。1954 年 10 月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宣言》明确提出中苏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各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60 年代初，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多次建议，为了保障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把这整个地区建成为没有核武器的地区”<sup>③</sup>。中国为亚太地区的

① 参见陈鲁直：《亚太地区概念探源和海洋意识》载《太平洋学报》，1993(10) 陈峰君：《亚太概念辨析》载《当代亚太》，1999(7) 杜玫主编：《转换中的世界格局》，136~137 页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②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4 卷，299~300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7。

③ 《周恩来外交文选》，538 页 注 221、222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和平和安全，为亚太概念的最终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通过对亚太概念的历史追溯，综合考虑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两大地区性权威性组织的成员情况，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亚太地区当前应主要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大洋洲和南北美洲西部的广大地区。

东北亚的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和东南亚各国是亚太的核心地带。俄罗斯虽然横跨欧亚两洲，但它 3/4 以上的领土、60% 的资源在亚洲部分，加之它近年来奉行东西方并举的“双头鹰”方针，因而是一个亚太大国。中亚国家多数是原苏联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成员，应当视为亚太成员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南太平洋国家，无疑是亚太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不仅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而且从地缘、历史和现实影响看，它们都是亚太地区不可缺少的成员。而且，南美洲的智利、秘鲁已被接纳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也应是亚太国家。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国家是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也更接近东亚国家。把印度等国排除在亚太之外，就不可能有所谓的“亚洲世纪”或“亚太世纪”。邓小平精辟地指出：“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sup>①</sup>毫无疑问，随着亚太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亚太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地位的提高，亚太的概念及其适用范围还将不断发生变化。

目前，亚太地区约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面积占地球的近一半，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2 强。既有多样性，又相互依存，是亚太地区的现实。江泽民在谈到亚太经合组织的特点时曾这样说：“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亚洲、大洋洲到南北美洲，有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有现代崛起的工业国家，有主权国家，也有地区经济；有的领土横贯大陆，有的是浩瀚大洋中的岛屿；有经济发展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者，也有正在努力建设基础设施者；人口多至近 12 亿，少至几十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至每年 2 万多美元，低至每年数百美元；历史、文化、宗教、习俗也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亚太地区存在着多种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形态，构成了多姿多彩的画面。”<sup>②</sup>多样性既导致经济上优势互补，同时也交汇着多种政治矛盾和利益冲突，加之亚太不存在约束力较强的综合安全机制，就造成了亚太安全的复杂性、易变性和不确定性。相互依存则既带来经济上相互合作的需要，同时也奠定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282 页，人民出版社，1993。

② 江泽民：《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4. 11

了亚太各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基础。这些特点，是在研究亚太安全战略时应特别注意的。

## 二、亚太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

尽管作为东方文明主体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历史悠久，但亚太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区域的出现，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现代意义上的亚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中开始形成的，是在亚太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步发展的。

在资本主义之前的世界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是松散的，国家间是彼此隔绝或交往甚少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地理大发现，世界日益联系为一个整体。“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sup>①</sup>然而对于“其余各国”来说，这种影响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强加的，世界的整体化进程，是以资本主义的欧洲对前资本主义的广大非欧洲世界的殖民统治为基础的。以争夺市场和原材料为目的的殖民制度和商业战争，构成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最初内容。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对亚太的侵略是沿海洋和陆地两条线路分别进行的。在海洋方向，16世纪葡萄牙人就控制了马六甲海峡，17世纪荷、英、法等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疯狂地进行劫掠。到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主要邦国，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侵占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英、荷、法的殖民商人和海盗还不断侵犯阿富汗、缅甸、暹罗（泰国）、马来西亚，争夺殖民据点和海上贸易霸权。19世纪中叶，英国建立起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殖民统治，完全吞并了印度，并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和渗透。在陆地方向，俄国沿欧亚大陆向中近东和远东疯狂扩张，把乌拉尔山脉以东大片亚洲土地变成自己的版图，并与英国在西起巴尔干、东起朝鲜半岛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长期激烈地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国也加入殖民国家行列，参与对中国的侵略，带头打开日本的大门，并扩大在中南美洲的势力范围。经过1840年~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半殖民地。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亚洲人民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这是当时亚太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从19世纪70年代起，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阶段，开始了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垄断基础上的竞争，垄断基础上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经济机体而且已被最大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正是这些帝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2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国主义时代的根本特性为战争的世界化奠定了基本前提。这种状况在政治上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大国为重新分割世界而积极推行以争夺霸权为目标的帝国主义政策，国际政治格局因此而在力量对比与配置上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列强均势的局面开始走向瓦解，欧洲外的美国和日本作为大国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帝国主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矛盾更加尖锐，争夺也更加激烈。在近东、中亚和远东，俄国沿其帝国边缘向外扩展并夺取南方出海口的战略，同英国控制本土至印度殖民地海上交通线的方针发生激烈冲突。英法的争斗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英国吞并上缅甸并侵略中国；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又进一步挑起中法战争；英法还分割了暹罗王国。俄国在与英国争夺阿富汗的同时，向东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国领土新疆。美国在夺取菲律宾并获得夏威夷后，有了向亚太地区扩张的跳板，开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其他列强一起共享在中国的利益。日本则开始了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 通过 1894 年 ~1895 年的甲午战争和 1904 年 ~1905 年日俄战争 加入了强国的行列，美日在远东的矛盾已见端倪。与此同时，列强们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在这一时期，太平洋上的岛屿也逐个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由于欧洲列强和美国、日本都卷入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矛盾的漩涡，该地区成为仅次于欧洲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斗争舞台。亚太人民对西方殖民者继续进行英勇的反抗，亚洲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表明了“亚洲的觉醒”给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世界现代史的序幕，同时也标志着亚太政治新纪元的开端。亚太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反殖革命运动方兴未艾，滚滚向前。中国的“五四”运动和北伐革命战争，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 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印度尼西亚的 1927 年民族大起义，越南的反法斗争，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等，把亚太人民的解放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美、英、法、日、意等战胜国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其本质仍是 19 世纪那种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大国均势为基础而对世界加以控制的伞形结构的延续，遵从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大国的强权原则。因此，这一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是极其脆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几年法西斯崛起，20 年后便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华盛顿体系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帝国主义国际关系体系。美国和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英国则力图保持原有的殖民地位和势力。同时，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核心是“中国问题”。帝国主义列强十分清楚，谁能称霸中国，谁就能拥有远东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为使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海军比例，美英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这实际上进一步纵容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侵略扩张。日本于 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标志着第二次世界

大战亚太战争的开始。中国全面的抗日战争，美英等国与日本进行的太平洋战争，亚太国家的抗日武装斗争，使亚太地区的反法西斯斗争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绚丽多姿的画卷。亚太地区从此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另一个主战场。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亚太的崛起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它使欧亚大陆的力量分布由西重东轻向东西均衡发展，使世界的政治战略重心开始了由欧洲向亚太地区的转移。随着亚太战略地位的上升，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更具全球性的影响，成为世界一些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安全战略的重心。

在政治上，亚太已成为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中心。冷战时期，亚太除朝鲜半岛外，不存在欧洲那样分别以美苏为首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严重对峙局面。两极对峙主要体现在中美之间 50 年代～60 年代的激烈对抗，其后在亚太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美苏中三角格局。美苏虽然在欧洲严重对峙，但却在欧洲以外的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进行激烈争夺，亚太地区是美苏争夺的重点之一。同时，与战后欧洲格局 40 余年基本未变的状况不同，亚太地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连同一系列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为亚太战略格局中注入了一股新的因素，形成了亚太独特的多元政治结构。新中国自成立后就成为影响亚太战略格局举足轻重的力量。随着两极世界格局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亚太的国际政治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日益上升。亚太作为美、日、中、俄、东盟等主要战略力量的地缘战略交接区和利益交汇点，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其新的亚太战略中，对以东亚为核心的亚太地区高度重视，强调全面积极地参与亚太事务，扩展其在亚太的影响。俄罗斯在向西方“一边倒”未获实效后，开始推行强有力的“东方政策”。日本在执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政策后，又重新“返回亚洲”。继德、英、法相继宣布新亚洲政策之后，欧盟制定了《走向亚洲新战略》，加强了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1996 年 3 月召开的亚欧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亚洲和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聚会。它标志着亚太政治上的崛起，预示着东亚将可能成为一个能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全球战略中心。

在经济上，亚太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力量竞争的中心。二次大战后，欧洲在两种制度、两个集团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两种平衡对立的经济体系和市场，即欧共体和经互会。亚太地区则没有按集团的分野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和市场。亚太国家基本上是按各自的国情分别进行经济建设的，因而在经济上呈现出多元化结构，发展极不平衡。亚太的动荡和多元化虽造成发展水平的参差，但也给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了活力，各种经济类型各显神通。美国侵朝战争、侵越战争为日本的经

济崛起提供了机遇和条件。而美国的市场、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加上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为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亚太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由此而形成的亚太多层次互补性的经济联系，是亚太经济活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进入 90 年代 亚太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外贸规模和投资迅速增加，金融实力大大增强。亚太特别是东亚将成为世界的一个经济重心。据统计，东亚在 1980 年～1989 年间经济增长率年均 7.9%，1991 年～1994 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东亚经济仍保持了年均 7.7% 的高速度。1992 年～1995 年世界出口贸易排序表上前 15 名中有 6 个是东亚国家和地区，1993 年亚洲吸引的外资占世界总额的 60%。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造成强烈冲击，但一些国家在对经济调整和改革后，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开始出现强劲的复苏势头。亚太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出口市场，最大和最有前途的贸易伙伴。美国在亚太地区经营 5000 亿美元的商业贸易，1992 年对外贸易的 54.4% 是对亚太国家进行的，其中对东亚占 35.5%。美国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近 1/3。日本 1995 年在东亚的投资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 37.5%。<sup>①</sup> 欧洲国家对亚太的直接投资也大幅度增长。中国是亚太经济新的增长点，改革开放 20 年来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9.8%。中国克服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1998 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7 位 对外贸易名列第 11 位 外汇储备达 1450 亿美元 年吸收外资已居世界第 2 位。

在军事上，亚太已成为全球主要军事力量部署的中心。在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 两极世界格局中，美苏争霸和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尖锐对立，导致了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全球范围内的争夺和长期冷战的紧张局面，使世界始终面临世界战争的严重威胁。然而，在美苏势力范围已定且在军事与政治领域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欧洲战后维持了长期的“恐怖的和平”。美苏将触角延伸到欧洲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局部战争。特别是亚太地区，几十年来不是这里烽烟骤起，就是那里枪声紧急，局部战争从未间断过。战后世界上大规模的局部战争 除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外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战争、阿富汗战争等 都发生在亚太地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的失败，促进了亚太多元结构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相对分散。冷战后的亚太安全总体上相对稳定，但仍存在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的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化军事同盟，进行军备竞赛，加之地缘战略利益分歧、领土资源争端和民族宗教纷争，使得亚太的军事安全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日益上升 它覆盖被美国视为“国家生命线和转运区”的五大海上咽喉要道区 并拥

<sup>①</sup> 参见陈峰君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10～16 页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9。

有世界上 7 个最大军事力量中的 4 个。因此 美国在亚太地区有 5 个军事同盟 驻军达 10 多万人，约占其海外驻军总数的一半。美国还积极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将其冷战后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局部战争的一场确定在东亚。俄罗斯在亚洲地区部署了约 50 万兵力，占其现有总兵力的 1/3。日本已加快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其军费开支现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已超过英、法、德等国 居世界第三位。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已拥有核武器。印度为实现其称霸南亚、争当世界大国的野心 加紧扩充军备 已拥有射程达 2500 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东盟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军事力量，90 年代初至 1997 年底金融危机爆发前，东盟各国军费年均增长率达 10% 左右。北约的战略重心由防御转向对外军事干涉行动，并将其东扩的目标直接指向中亚地区，也对亚太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了威胁。此外 北方四岛、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沙群岛和南亚等五大热点问题 以及独岛、钓鱼岛和黄海、东海的海洋划界之争 往往是大国利益和矛盾的交汇处，一旦激化将引起亚太有关大国之间的对抗。这一切都表明，亚太在全球的军事地位更加突出和更加重要。

## 第二节 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对象和体系

随着亚太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亚太安全问题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争取一个较好的亚太安全环境已成为亚太各国的战略目标。而维持亚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就必须深入研究亚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安全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亚太安全战略研究作为一门崭新学科悄然兴起。

### 一、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对象

亚太安全战略研究有自己特定的对象。安全战略与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西方学术界通常将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战略或大战略混用，认为它是“为实现捍卫和推进国家利益的目标而协调运用国家力量的一切手段（军事的与非军事的）的国家计划”。但也有人提出 大战略实际上是战时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战略是包括内政和外交在内的总体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则主要是对外事务战略。<sup>①</sup> 中国军事学术界已有关于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定义，但尚未对安全战略作出界定。1997 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给军事战略下的定义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1997 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在对军事战略作出

<sup>①</sup> 参见美国《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第 1 卷 2570~2571 页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8。

相同定义的基础上 将国家战略定义为“ 筹划和指导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方略 ”。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军事战略所要解决的，是有关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的全局性的问题；国家战略所要解决的，是有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的问题。安全战略，则是介于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中间层次的战略。它是国家战略中有关国家安全的部分，是筹划和指导国家安全的总体方略，主要解决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全局性的问题。国家战略包括并指导安全战略，安全战略则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同时，军事战略的根本任务，是准备战争和打赢战争。安全战略既包括战争和军事这个重心，也包括运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等一切手段来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它是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统一。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给亚太安全战略下这样一个定义：亚太安全战略是亚太各国筹划和指导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亚太安全活动的总体方略，是亚太各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弄清亚太安全战略的涵义之后，就可以确定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对象了。概而言之，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对象，是亚太地区国家或国家集团间带全局性的安全活动及其关系的发展规律。

亚太安全战略研究对象的主体是亚太国家或国家集团。这是因为，亚太国家或国家集团是亚太安全战略的行为主体。在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国家仍然是基本主体。只有国家才具有独立参加国际法律关系和政治安全活动的的能力，如建立外交关系 缔结国际安全条约 开展国际安全活动 进行国际诉讼 参加包括军事政治安全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同时，只有国家才能直接行使和承受国际法和各种国际军事政治安全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随着现代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 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 许多国际组织、民族组织在一定范围内也被认为是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主体。但国际组织作为国家集体的组织 是一种特殊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主体 它不是国家 不是主权者 它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成员国的名义进行国际活动；它所具有的国际法能力和国际关系行为能力不是来源于自身，而是来源于国家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派生物。国际组织和以国际条约为基础的国家联盟，都可以被视为国家集团。因此，亚太安全战略研究对象的主体是亚太各国，以及与亚太安全有关的各种民族组织、国际组织或国家联盟的安全活动及其关系。

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对象是带全局性的亚太安全问题。亚太安全研究的内容极为广泛 既可以从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不同方面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进行研究。然而，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是亚太整个安全关系和斗争的全局，带有照顾亚太安全的各方面、各部分和各阶段的性质。

亚太安全战略是关于亚太安全问题的高层次的谋划和决策活动。当然，全局也是可以区分层次的。亚太地区可以是一全局，亚太的次区域如东北亚、东南亚可以是一全局，亚太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可以是一全局，一个重大的、相对独立的亚太安全关系也可以是一全局。相对于整个亚太及亚太安全而言，所有这些次区域、单个主权国家和某一安全关系都是局部。亚太安全战略研究以亚太安全的全局为其特定的对象和范围，但又必须关照亚太安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部分。同时，亚太安全战略是指导亚太安全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全过程的。因此，亚太安全战略研究必须深入考察各个不同阶段的亚太安全战略思想、原则和方针，对亚太安全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为制定符合发展着的客观实际的亚太安全战略提供依据。

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对象是亚太安全的带规律性的关系。亚太安全是在亚太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安全关系，其中有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相对稳定的和变动不居的关系。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重心，是亚太安全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关系，是亚太安全发展的带规律性的关系。这是因为，只有规律性的关系，才会体现出亚太安全本身所固有的根本性质和发展过程，才会显示出亚太安全必定如此、确定不移的趋势，才会展现出亚太安全所具有的普遍性。以对亚太安全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战略，才可能真正对亚太安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时，亚太安全发展规律本身也是历史的、发展的，一成不变的安全联系是不存在的。要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亚太安全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着眼于亚太安全的特点及其发展。比如，多样性是亚太的现实，它对亚太各国的安全观念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亚太不同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研究亚太安全的发展规律，就必须研究亚太的多样性。

## 二、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体系

亚太安全战略研究以亚太安全的发展规律为对象，因而它的整个体系基于对亚太安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与总结来自对亚太复杂多样的安全关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科学考察。亚太安全战略研究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关于亚太安全战略的利益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 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人们 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自然也是一切战略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亚太安全战略 的行为主体是国家或国家集团 国家利益无疑是亚 太安全战略的最 主要的利益基础 。但亚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制定和实施亚太安全战略时，又必须考虑到亚太地区共同的利益和全球利益。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促进亚太区域化的发展而培植更多的共同地区利益，是维护亚太安全稳定的基本途径。

(二) 关于亚太安全的地缘和历史特点。亚太地区在地缘和历史方面有其自身特点, 这些特点既使亚太有别于其他地区, 又成为制约亚太安全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从地缘特点上看, 亚太是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和海洋战略区的结合部, 是东西方文明的交叉地带, 又是大国战略利益的交汇区。从历史特点上看, 亚太古代历史是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自成体系的历史, 同时也是印度文明在与西亚和欧洲文明不断交流碰撞中得以延续的历史。亚太近代以来的历史, 则是以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形成的。亚太地缘和历史的特点, 必然作用于亚太安全。

(三) 关于影响亚太安全的矛盾与冲突。国际矛盾和冲突是制定安全战略的主要依据和重要内容。它是利益分歧和对抗的产物, 处于对立、对抗或争端的国际关系状态。亚太地区的矛盾和冲突是国际矛盾和冲突在该地区政治格局和军事形势制约下的现实反映, 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直接的影响。亚太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在地理上呈“新月形”分布, 战线漫长, 热点众多。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意识形态对立、民族宗教纷争、领土资源争端、军备竞赛等引起的矛盾和冲突, 以及亚太缺乏有效的安全机制制约, 给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与控制带来了困难, 使亚太安全环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之中。

(四) 关于亚太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地区安全战略。亚太安全战略是亚太各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太各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奉行什么样的亚太安全战略, 对于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 是建立在以联盟为主线的亚太安全体制、长期保留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始终推行的“民主”与“人权”原则这三根支柱之上的。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已经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 包括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加强双边外交和参与多边安全合作、建设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等内容。俄罗斯的亚太安全战略现已强调保持东西方政策的相对平衡, 奉行“双头鹰”政策, 而继续保持在亚太的军事存在, 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军事合作, 积极参加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等, 是俄罗斯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印度亚太安全战略的核心, 是确保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霸主地位, 树立地区安全主导力量形象, 坚持发展核力量, 同时注意中亚局势对其安全的影响, 并通过积极向东南亚扩展势力而参与亚太其他地区的事务, 力争成为亚太大国和世界大国。东盟在冷战后制定了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新战略, 作出了加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重大决策, 试图以地区集团的力量在地区安全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亚太大国力量之间起到一种平衡作用。

(五) 关于亚太新安全观。安全利益是安全战略的核心, 安全观是安全战略的灵魂。安全观直接反映出国家、民族及其统治者对安全利益和保障安全利益途径

的认识。研究安全观的内涵，分析其历史演变的过程，剖析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解析其对各国安全战略制定的影响，对于更好地理解、研究亚太各国的安全战略，对于促进亚太各国制定出更加顺应时代潮流的安全战略，对于推进亚太的安全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亚太安全形势的变化，一种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正在形成。

（六）关于亚太安全机制与安全模式。安全机制是国家间就国际安全事务所作出的一系列政治合作与相关性协议安排，安全模式是这类机制的存在方式与合作方式。亚太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该地区国家逐步意识到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对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开始了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并探索亚太安全机制与安全模式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必须以《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安全合作，坚持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以互信互利的政治意愿和对话磋商的习惯为基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别国内政的干涉，保障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和持续发展。

（七）关于亚太政治安全。维护以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为核心的政治安全，是安全战略的一项根本任务。亚太各国是否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具有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的权力，以相互信任为政治基础，建立有利于共同繁荣发展的地区政治安全机制，这应是亚太政治安全的基本内容。亚太各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宗教、经济发展、军事实力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多样性和巨大差距，使得亚太的政治安全有着特殊的复杂性。寻求新世纪亚太政治安全的途径，必须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以亚太政治安全格局的实际为依据，以谋求亚太共同的安全利益为目标，坚持求新、求同、求衡、求和的基本原则。

（八）关于亚太经济安全。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经济安全越来越凸显，关注经济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亚太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而突然爆发的东亚经济危机几乎使经济奇迹化为泡影，这使亚太各国更加关注该地区的经济安全。依据经济安全的威胁来源，存在着分别由国内因素、国际经济因素和国际政治、军事因素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安全问题是一类具有“高政治目标”性质的经济问题，它一般不被各国政府看成纯经济问题，而是看作政治问题或国家安全问题来处理。在国际、地区和国家的不同层次上，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本地区的经济安全，是亚太各主要国家共同的战略选择。

（九）关于亚太军事安全。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亚太安全的关键环节。冷战后的一个时期，亚太军事安全在亚太总体安全格局中的

地位有所下降。亚太各国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进一步加剧，非军事安全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的地位有所上升。但是影响亚太安全和稳定的因素依然很多，亚太战略力量对比出现明显的不平衡。亚太各主要国家都继续把运用军事手段、加强军事力量作为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并且为迎接军事领域的深刻变革及安全形势的新挑战，纷纷对本国的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这就使亚太军事安全的地位在新形势下日渐突出。

（十）关于亚太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文化延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安全范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亚太文化是多民族、多宗教以及多种价值观并存的多元文化，它与亚太安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太文化的多样性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既造就了亚太文化丰富多彩的表象，提供了以文化互补性交流促进国家间关系朝着友好、合作方向发展的客观条件，也潜含着诱发或加剧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以新安全观为指导的亚太文化安全和文化合作，将为区域内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从更深层次上增强地区安全形势的稳定性。

（十一）关于中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中国历史悠久的安全观念及其战略，是其所之所以能历经五千年沧桑而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亚太安全观念，并将其贯彻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斗争、军事战略和军事斗争之中。根据新的形势，确立中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安全合作，是中国安全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特征，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繁荣发展基础上的对外政策的和平性、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和地区安全的合作性的有机统一。

### 第三节 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 一、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意义

亚太经济的崛起和亚太战略地位的上升，亚太安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研究亚太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

研究亚太安全战略是维护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冷战结束后，欧洲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出现巨大震荡，一些地区武装冲突不断，1999年甚至爆发了北约对南联盟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与此相反，二次大战后长期动荡、战乱频仍的亚太地区却出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昌盛的好形势。但应当清醒地看到，

亚太地区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潜伏着重大的安全威胁。美日加强军事联盟并共同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及其相关法案，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继续紧张，东南亚出现局部动荡，印巴进行核军备竞赛并爆发克什米尔冲突，阿富汗仍处在内战之中，俄罗斯爆发达吉斯坦冲突和车臣战事。台湾李登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公然抛出“两国论”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显而易见，亚太的安全系数正在下降。在亚太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不断上升的今天，亚太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将对全世界产生长远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历史的经验证明，各国安全战略的形成往往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影响安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各国奉行什么样的安全战略。因此，研究亚太安全战略的一般规律，了解各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环境是极其重要的。

研究亚太安全战略是增强亚太和世界各国合作与发展的需要。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现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安全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展。军事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中虽仍居主导地位，但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安全利益日益突出，安全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亚太经济崛起的根本条件，是亚太长时期相对和平的环境，是亚太各国的互利合作和共同发展，也是亚太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要保持亚太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奉行以争取持久和平为目标的亚太安全战略。探索维护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中国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基础的新安全观，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这一新安全观构成了中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核心。毋庸置疑，那种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和建立在冷战思维基础上的安全战略，无助于亚太及世界各国的合作与发展，更不能营造亚太和世界的持久和平。

研究亚太安全战略是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是新中国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比较复杂的。中国在陆上和海上与 22 个国家相邻，这在世界上位居第二。俄罗斯的陆地面积比中国大近一倍，但邻国只比中国多 1 个。与中国面积相当的美国只有 3 个邻国，加拿大只有 1 个邻国。为数众多的邻国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影响。而且，中国所有的邻国都是亚太国家。当前亚太存在的大量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争端，从西

太平洋至东印度洋、沿欧亚大陆东端形成了一条绵长的弧形冲突带和热点群，其中绝大多数都发生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亚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政治经济矛盾和地缘战略利益的交汇区，也集中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的 160 年的历史来看，当前的确是中国安全环境比较好的时期。但是，中国的安全与亚太的安全息息相关，中国的安全系数是随着亚太安全系数的变化而变化的。全面系统地研究亚太安全战略，是中国正确处理亚太安全关系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 二、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方法

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方法，对于正确认识亚太安全的规律，预测亚太安全的发展趋势，将亚太安全战略研究引向深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一）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基本方法

当代安全理论的发展建立了很多方法，如系统分析、功能分析、比较分析、模式分析、数量分析、行为分析、预测分析、模拟分析、心理分析等等。对这些安全理论研究的具体方法，亚太安全战略研究并不排斥。关键的问题是，所有具体方法的运用都应该在一个科学的总的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没有这样一个科学的总的方法论的指导，具体方法的运用往往难以导致科学的结论。亚太安全战略研究的总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亚太安全战略研究，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基本方法。

第一 唯物安全观。亚太安全战略研究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和方法，立足于亚太安全的特点，充分考虑亚太各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亚太安全机制的建立应当注意借鉴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的经验，但这种借鉴决不是照搬照套。亚太各国的军事政治力量比较分化和不对称，亚太各国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等方面更具多样性。亚太文化是一种多民族、多宗教、多元的文化等特点，决定了建立亚太安全机制必须充分尊重亚太地区的多样性，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采取渐进主义的方法。其次，要深刻揭示亚太安全活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现实生活中的安全现象有种种表现形态，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去发掘这些表象后面的本质，把安全现象置于更深厚的基础上来加以研究，找出安全现象的深刻的客观原因。就是说，应当注意那些“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那些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sup>①</sup>。最后，要坚持安全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观点。历史过程中的决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249 页。

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样适用于对亚太安全战略的分析。政治、宗教、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固然会对亚太安全的矛盾和冲突产生重要影响，但它们主要对安全冲突的“形式”方面发生作用。如是直接以政治、军事斗争的形式出现，还是采取宗教战争的形式。亚太地区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动因，最终需要从特定的经济条件和不同国家或国家联盟、政治集团、阶级和民族的经济利益中寻找。

第二，安全辩证法。亚太安全战略研究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分析亚太安全问题，坚持安全辩证法。首先，应当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和方法。所谓普遍联系，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单独存在，每个事物都与其他的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每个事物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是事物普遍联系的基本特征。这一基本观点，对于分析亚太安全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亚太安全中的各种活动、关系和形式都不能单独存在，它们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次，应当运用运动变化的观点和方法。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这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运动”<sup>①</sup>。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总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过程中。同时，普遍联系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特殊矛盾，因而事物的运动形式是多样的、相互联系的和相互转化的。亚太安全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它同样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只有细致地分析这种运动变化的过程，才可能真正把握亚太安全的特点和规律。最后，应当运用历史“合力论”的观点和方法。历史过程表现为一切重要因素间交互作用。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曾经深刻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sup>②</sup>。亚太安全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其中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合力，有不同国家、民族、阶级、政治集团的合力，还有发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3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696、697页。